

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The Tianxia Syste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Institution

赵汀阳 著

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The Tianxia Syste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Institution

赵汀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300-14265-4

I. ①天… II. ①赵…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7109 号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赵汀阳 著

Tianxia Tix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名传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8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阅读赵汀阳

关于赵汀阳的评论

□□身居北京的哲学家赵汀阳,前些年因出版了论述天下的著作而闻名于世,认为其天下观念基于古代圣王的洞察。而今赵汀阳给出了天下观念的升级版,使之成为四海一家的愿景。赵汀阳是个有绅士风度的不闻俗事的学者,并非自以为是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他说,与古代不同,当今不再需要霸主。他没有提倡一个由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而是提倡一个平等体系。天下体系将是一个自愿的而非强迫的选择。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2011年6月刊)

□□“天下”的精髓是人类不同的群体可以共存为一个集合体。赵汀阳关于“天下体系”的重新建构与诠释无疑会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个与“帝国体系”全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和一个新的、很有意义的前景。

——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角色在本世纪的发展迫使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必须发展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赵汀阳所做的第一次系统性的尝试是十分特别的。

——弗朗切斯科·希士(Francesco Sisci, 政治学家,
意大利《新闻报》亚太区主任)

□□赵汀阳教授是中国的哲学家,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即在构成社会组织各种单元或者说单位中,占据首位的应该是“作为世界的世界”(“the world”)而不是民族国家。可以说,这一建议已经造成了一场思想的激荡。

——桑迪普·瓦斯莱克(Sundeep Waslekar, 印度著名哲学家)

□□中国的哲学传统和“天下”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为脱离自我中心来思考提供了概念工具。它是以关联性为基础而不是以行为体为中心的社会学思考方式。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

□□赵汀阳使用源自中国的世界乌托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合乎规范的决策方式的典型案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讨论从边缘拉到主流地带……《天下体系》是一部雄心与暧昧并存的作品。虽然通过探索天下体系的理论可能性，赵汀阳的确找到了一个新方向，但他的论点是基于对中国思想中的一些关键内容的不精确解读，这些内容如经更细致的考察则并不支持他的天下观。

——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赵汀阳在对当今全球问题的思考中，对西方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同时也指出只有具有全球关照和包含世界制度的中国哲学思想和天下理念，才能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副院长)

□□赵汀阳建议，在这个所谓“后民族”时代，现实的理想主义的核心，应该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在赵汀阳看来，西方人的那些概念，尤其是“帝国”的概念，甚至还包括康德的世界主义传统中的“世界”概念，多多少少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即使不是自我中心的“帝国主义”，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主义”，而没有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式，没有真正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世界”。也就是说，不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那样，主张“以天下观天下”。在他看来，“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

□□赵汀阳一直强调他对于“天下”的思考是一种“国学”，这也许是一种危险，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学”本身是以“国”作为基点的，另一方面还因为他的研究并不如我们惯常所看到的“国学”研究那样“铺张”地进行天下制度本身的回溯，而是带有今文经学色彩地发掘“天下”的观念。

——千春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从某种意义上讲,“天下体系”可以提供超越“民族/国家体制”的更高文化视角。

——姜飞(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对全球化理念与制度的想象中,赵汀阳率先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智慧与具有时代新意的“天下体系”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长文《“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天下”概念与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集中凝结于他的专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分析世界的思维视域与解释范式。

——漆思(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赵汀阳的语言总是如此机智,不经意就给读者不小的阅读快感。但是在其思想的表现中,感觉好像缺乏一点那种进入的炼狱历程……像赵汀阳这样打通了哲学与时代、世事人心樊篱的哲学家,是可能遭到书斋学者们不齿的。但事实却永远是:这样在精神上与时代息息相通的哲学家,正是使哲学不仅仅是形而上学,而且是与实际人生发生关系,对普通读者人生思想发生影响和给予启发的“有用”之学。

——林航(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真正要做到像一部思维机器一样的确很难,可是赵老师做到了。

——儒匪(豆瓣网友)

□□我觉得有两种哲学家,一是研究别人的问题,发自己的高见;另一种就是问题和见解都是自己的,他们甚至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和言说方式——史上真正的大哲学家基本都是这种人。而赵汀阳就基本上是在往这条路上走。因为他研究的问题、方法以及语言都是他自己的。

——藤原京介(豆瓣网友)

再版序言

《天下体系》的两个主要章节原为两篇英文论文，2001年为欧洲跨文化研究所一个以“帝国”为题目的课题而作。天下体系不是帝国，而是一个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政治体系，与帝国模式可以形成理论和历史对比，这两篇论文由陆丁翻译为中文，并发表在《世界哲学》和《年度学术》上。后来经过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成为《天下体系》一书。两篇英文论文也经缩写改写以及部分论点改进后分别发表在 Social Identities (英国)和 Diogenes(法国;英国)上。

《天下体系》出版后，有幸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或支持，或争论，皆为真诚厚爱，因此十分感激，在此一并致谢。根据许多评论文章以及会议讨论，我发现有几个问题是学友们普遍比较关心的：天下体系作为一个政治理想，如果得以实践的话，最有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天下体系会不会太理想化？何时可能实现？天下体系在理论上是个一视同仁的和平主义世界治理体系，但是否其实隐含着中国对世界的统治方案？天下体系真的能够避免国际关系不平等的问题吗？还有，人们如此自私贪婪，又如何能够愿意合作建立天下体系呢？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部分问题在我的后续研究中已有解释（参见《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以及相关论文），而我还会在关于天下体系的进一步研究中去推进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和论证。这次再版，就先保持原样，不做增删。但在这里，我想对这些问题给出非常简练的回答。

天下体系可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个首要问题，也是中外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天下体系试图推荐一种世界制度，以便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各种灾难，使旨在发展世界公利的世界集体理性行动成为可能。我之所以试图重新创作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超越国际政治并且建构世界政治的概念，其中动因与亨廷顿的挑战有关。在读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之前，我大体上信任

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但亨廷顿的著作显然挑战了康德理论,我意识到,即使是伟大的康德和平理论(以及当代流行的康德理论变形版的“民主和平”理论),也无法对付亨廷顿问题。康德和平的有效条件是“同质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盟(康德想象的是“自由国家”,今天的说法是“民主国家”),那么,那些在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非同质的国家又应该如何对待呢?假如那些国家不愿意变成同质国家又该如何呢?又有什么必然理由去要求它们都必须变成同质国家呢?凝结了数千年智慧的各种文化决不可能被轻浮肤浅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抹杀,更不可能被强权所征服。深受一神教影响的西方政治和价值理论在多文化多价值问题面前无法自圆其说,特别是,显然无力解决诸如巴以冲突或者东西文化分歧这样的深刻冲突问题,而如果无法解决此类问题,就意味着必定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那么,世界和平的真正有效的可能基础是什么?我们显然需要发展一种能够为多文化事实提供共存基础的新普遍主义,一种“兼容的普遍主义”,以普遍有效的关系去兼容和协调各种不可归化的异质价值观和文化,在协调合作的关系中,各种异质文化仍将是异质的,但普遍的兼容关系可以有效抑制互相冲突,这正是《尚书》所谓“协和万邦”之义。天下体系就是试图实现兼容普遍主义的世界制度。因此,天下体系被设想为一个能够解决康德理论所不能解决的亨廷顿问题的永久和平理论。这是天下体系的第一个用处。

天下体系的第二个可能用处是试图解决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即如何从普遍冲突发展出普遍合作的问题。这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享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十分宏大,虽然哲学被认为是关于人类问题的总体反思,但也只能试图发现一个通向综合反思的思路而不可能终结什么问题。全球化进一步表明了,人类生活的各种问题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一个问题有效解决很可能落在别处,比如说,经济问题很可能需要政治解决,政治问题很可能需要经济解决,甚至需要文化或者思维模式的解决,如此等等。有一个特别需要考虑的情况是,现代人们在分析问题时,通常的分析单位是各种“排他存在”,从个人、团体到民族国家。在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人们更善于建

构个人、团体和国家,但却在处理各个存在单位之间的冲突问题上无能为力甚至理屈词穷。问题就出在人们没有把思考重心落在“相互关系”上,所以也没有很好发展能够建构有效关系的理念和方法。如果仅仅根据利益诉求去思考,其典型原则就是“排他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追求利益不是错误,但同时需要与之配套的能够消解冲突的思想原则,或者说,如果有能力制造争端,就必须有能力化解争端,否则就不是真正理性的思维和行动。可以发现,化解冲突的全部可能性都蕴含在“关系”概念和关系方法论之中,真正的理性表现为优先建构普遍有效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利益最大化的计算,因此我选择“家一国一天下”这个非排他的分析单位系列去重新理解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同时试图论证,非排他的各种关系必定蕴含着能够化解冲突的原则,而天下体系就是最大的普遍关系,它将为解决冲突问题提供制度支持。

天下体系无疑是一个将来时的理想,但并非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许多变迁终究事在人为。康德的和平理想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实践,但仍然对现代实践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希望天下体系也是一个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理念。许多西方或中国学者都关心我心中是否有一个“想象的”时间预期。我一向相信休谟原则:准确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康德的和平理论在200年后才部分实现,天下体系作为替换康德方案的新和平理想,肯定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实现。出于对康德的敬意,我宁愿说天下体系的实现恐怕需要超过200年的时间,尽管未必如此,这要看世界形势的变化。

至于天下体系是否导致“中国治下的和平”(William A. Callahan的说法),这个问题的提出纯属西方学者的担忧,显然是因为时逢中国崛起。此类问题多少说明西方对中国文化精神仍有隔阂且有疑虑,仍然习惯于按照西方的帝国概念去定位任何一种庞大的政治存在。其实,如果按照中国的思路,一个根据世界共同利益和世界尺度来建构的天下并不难以理解,其基本原理是“以天下观天下”(老子原则)和“天下人之天下”(儒家原则)。可以说,“中国治下的和平”是一个虚构的问题。我试图论证的是,中国的一些政治原理和价值观有助于解决文化和利益冲突问

题,因此有理由成为世界制度的理论和价值基础。

还有一个也是一些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假定天下一家是可能的,那么天下体系是否是一个表面上平等但实际上隐含等级的制度?比如我的老朋友 Alain Le Pichon 把这个问题生动地解释为是否会存在“大哥”以及大哥如何对待“四海兄弟”的问题,或者按照 Peter J. Katzenstein 更为学术的说法,是否无法避免某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无形支配”(hegemony,也译为“霸权”)?比如说世界的“中国化”(sinicization),就像曾经的“欧洲化”或“美国化”那样。对此我只能在理论上进行解释,但不可能就实践操作去解释这个问题。天下体系在理论上明确拒绝霸权原则,因为天下之和将基于可行关系的普遍化而不是基于普遍同质化。至于实践操作,无人能够预测。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多国体系或者国际体系都难免存在某种程度的硬霸权或软霸权,今天也是如此,美国的世界霸权是非常显眼的;欧盟也有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家,比如德国(曾经还有法国);联合国也一样,五大国就更多地起到主导作用。这些情况都是实力与形势造成的。我们虽然心怀理想,但仍然需要现实主义地看问题。进一步说,天下体系虽然是个理想,但理想并不意味着毫无瑕疵,人类社会总有某些不良现象难以彻底克服。我只能说,天下体系可能是个最好体系,但不可能是个完美体系(不存在完美的政治)。也许更值得强调的是,天下体系的制度功能首先是建构世界永久和平以及优先保证万民的普遍或共同利益。假如人们能够享有和平,世界的普遍共同利益(即天下公利)也总能够优先供给,这就足以避免各种严重的冲突和灾难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世界制度。假如还存在某些不平之事,也是相对次要的,而且恐怕不是制度设计所能够解决的,而要取决于人性的慢慢改善,假如人性真的能够改善的话。

这里就涉及上述最后一个问题,按照 Sundeep Waslekar 的说法:人性如此贪婪好斗,又如何能够形成天下体系这样的全球共同体呢?如何克制人性贪婪,这是一个经典大问题,中外古今无数思想家有过研究。孔子的主张是长期的道德教化,而韩非不信任教化而更信任制度。类似地,霍布斯相信强有力的制度,而康德相信启蒙(即理性的教化)。看来,

要改善或克制人性,无非教化和制度两种办法,关键是什么样的教化和什么样的制度。我在去年的中欧文化峰会上讨论的就是关于如何发展一种更充分的理性概念,大意是,目前我们所理解的“理性”只是个人理性,个人理性虽然能够保证稳定和有效率的个人行为,但却不足以形成稳定有效率的合作行为,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发理性概念,发展“关系理性”以促成合作行为。我相信,假如人类能够以关系理性开启第二启蒙,就有可能与个人理性互相配合而达到真正的成熟状态,那么,人性也许就有所改善,但愿如此。总之,制度的改善与人性的改善需要齐头并进,否则无论什么理想都难以实现。几乎任何理想的实现都是一种“自动实现的预言”,即如果人们都朝向某种理想去努力,那么就可能实现这个理想。

以上解释非常简略,权且如此。再次感谢朋友们的高情厚谊和宝贵意见。

赵汀阳

2011年8月17日

前 言

今日世界，乱世已成，究其原因，窃以为人类有世界而无天下，世无良序久矣，一乱生百乱，小乱成大乱，势所难免也。所谓天下兴亡之道理，以今日之说法，便是世界政治哲学问题。古人深谋远见，早有天下之论，堪称完美世界制度之先声，进可经营世界而成天下，退可保守中华于乱世，故不可不思。思之经年，虽未透彻，或略有尺寸可取，故抛砖就教于高明，以求日后或能磨砖成玉，由导论而成理论。所营造之问题框架，兼取中西，尤以中国传统架构为主，曰天下，曰治乱，曰形势。所采用之分析方法，亦兼有中西，而偏重西式以取其逻辑论证之长。天下之论，虽为古人天才高见，然时事演化，社会变迁，天已自变，道亦自新，自当度量形势而修正之，未敢拘泥于老法也。而所作发挥，无非一己之管见，或仁或智，或当或不当，惟望于问题有所推进。天之道，万物之本，至大而不可知之，故孔子曰天道远矣。天下之理，身在其中，心所能及，行之可成，故曰天下之理，万事之本。

赵汀阳

2004年10月28日

目 录

再版序言 \ 1

前言 \ 6

天下之理，身在其中，心所能及，行之可成，故曰天下之理，万事之本。

导论 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的 worldview? \ 1

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世界制度？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中的“天下观”在现实语境之下对于全世界有怎样的贡献？

上篇 “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 \ 23

“天下体系”因其在哲学层面上满足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的原则，在思想上以其“无外”的包容性从而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将是未来世界制度的必然形态。

下篇 “天下”概念与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 \ 74

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 / 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 / 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

相关阅读

——关于《天下体系》的争论

- 111 附录一 我们时代的大问题：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共同体
[印] 桑迪普·瓦斯莱克
- 115 附录二 对话赵汀阳——以“天下”观天下
- 126 附录三 天底无事可曰新 [英] Banyan
- 129 附录四 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
[美] 柯岚安
- 145 附录五 同一片天空下，中国的新世界观
[意] 弗朗切斯科·都士
- 156 附录六 中国的世界责任 童世骏
- 161 附录七 “天下体系”，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 干春松
- 172 附录八 存在着击破西方线性发展模式的某种契机
[法] 阿兰·李比雄
- 180 附录九 “天下”是人类想象力的诱惑
[美] 彼得·卡赞斯坦
- 182 附录十 世界，抑或天下？ 孙曙
- 191 附录十一 最坏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最好的天下理论？ 徐建新
- 234 附录十二 天下体系是最好的世界制度吗？ 周方银
- 240 附录十三 用“天下”思考世界 林航
- 244 附录十四 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 张曙光
- 258 附录十五 天下体系的两条方法论原则 周濂

导论

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的世界观？

1. “重思中国”或者“重构中国”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别的课题，尽管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途虽然光明，道路还是曲折。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经济生产大国，尤其是现代中国已经不是知识生产大国。尽管多年来许多人喜欢“文化中国”之类的说法，但假如我们愿意直面真实问题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个说法而已，一个怀念古代伟大思想的说法。

很久以来，中国问题已经不成为世界问题，而今天的中国问题开始重新成为世界问题，这就是现在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也是一个全新的思想背景，如果不在这个背景下去思考，就不可能有新的宏大思想。当然，在数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甚至是头号大国，但却也不构成世界问题，因为古代世界的各个地区虽有交往，但远不像现在这样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尽管古代也有各种交往和冲突，但从来都不曾把各地的整个生活画面卷入在一个共同运动之中。可以说，在古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文化都只以“体表”或外围在与他者进行交往或冲突，而各个实体的“体内”或内部都仍然能够保持各自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今天的这个世界共同运动和共同生活画面就是所谓的全球化。人们都不得不讨论全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是个使所有事情全方位卷入的运动，再也没有能够逍遥“在外”的存在了。因此，今天中国正在重新成为大国决不是重温古代模式的大国之梦，而是在进入一种新的政治经验。今天，属于中国的就是属于世界的，这是一个事实。经济的重量决定了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重量，经济的问题带动了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理论仍然有效）。当

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就必须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这一点不可不思。显然,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

目前仍然在流行或者前不久还在流行的“中国威胁”和“中国崛起”的说法代表着关于“中国”这个概念的典型误解。“威胁”和“崛起”本质上是同样的或者说对应的说法,只不过“威胁”是他者的一种缺乏善意的消极看法,而“崛起”是自己的一种积极看法。当然,不管是“威胁”还是“崛起”,其所指是个客观事实,但说出这样的事实陈述没有很大意义,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似乎应该说,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或者比较大的国家个个都是威胁,都消耗了太多的资源,都对世界形成了太大的压力,如此等等。可是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又是个什么问题?或者说这样有什么思想意义?显然这不是个问题。这决不是“中国”这个概念所能够和所应该开发出来的问题和意义。现在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中国对世界的可能创造和对世界的责任,简单地说,要讨论的是“中国”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无论是“威胁”还是“崛起”都提错了问题,因为抱怨或炫耀一个事实并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就是这个世界在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价值观和秩序。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